

劍花詩的根源

朱學瓊

弁言 臺灣先賢連雅堂，著臺灣通史、劍花室詩集等書行世，章太炎、張溥泉、黃季陸諸賢，並譽之為愛國詩人。其詩近學龔定庵，遠紹杜工部，前人已有一定論。不佞研習所得，撰就此稿，不敢自專，輒公諸同好，幸博雅君子不吝賜正！

一、學龔定庵

清末學詩者多模擬定庵，刻意趨承，甚至刺取一字一句以為誇飾（註一）。臺灣雖孤懸巨浸中，風氣來襲，輒為披靡，秀士如連雅堂，亦不能抗拒。

（雅堂）所為七言絕句，似從定庵出，而能脫出蹊徑，棄絢爛以為清奇。（李漁叔：「三臺詩傳」卷二，頁四十一、四十二）

（雅堂）先生的詩，受影響最大的有兩人，一為杜甫，一為龔定庵。（黃得時：「連雅堂先生對臺灣文化三大貢獻」。載傳記文學三十卷四期）

二氏所言皆有依據，今檢閱劍花集，其模擬定庵有明顯跡象。例如：

（甲）取其句變造二三字，而改其意（註二）：
終質年華氣不平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四十七）
終質年華已不羣。（連詩：燕京雜詩之九）

按：龔詩歎懷才不遇，連詩寫躊躇滿志。兩句句意適相反——此法與「翻案法」相近，宋人頗流行。如孟子「武城取二三策」，而山谷稱東坡云：「平生五車書，未吐二三策。」劉寬夫「以蒲為鞭」，東坡取之入詩

：「有鞭不使安用蒲。」老杜有詩云：「忽憶往時秋井塌，古人白骨生青苔，如何不飲令心哀。」東坡取其事而反其義：云：「何須更待秋井塌，見人白骨方銜杯。」楊誠齋評之曰：「此皆翻案法也」（註三）。連劍花取龔詩而反其義，蓋有所本。

明朝明鏡定少年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二百四十八）
明朝明鏡鬢毛摧。（連詩：重九日示李耐儂）

龔詩的「少年」與連詩的「鬢毛摧」反義，亦與「翻案法」同例。連詩勝。

青山青史兩蹉跎。（龔詩：寥落）

青山青史尚青年。（連詩：臺灣通史刊成自題卷末）

龔詩「兩蹉跎」句意：感歎光陰虛度，年齒老大，一無所成。連詩「尚青年」句意：慶幸業就名成，而年尚少，前程似錦。此例亦是「翻案法」。龔詩勝。

風鬟霧鬢覺伶俜。（龔詩：小遊仙詞之十五）

風鬟霧鬢影模糊。（連詩：小姑山）

按：「伶俜」，見文選潘岳「寡婦賦」注：「單子貌」。「模糊」，不分明貌。見崔珏「道林寺」詩：「東邊一片青模糊」。二者不同義，但非相反義。

一篇一劍平生意。（龔詩：漫感）

一篇一劍且流連。（連詩二出：留別幼安香禪、再寄香禪）
龔詩「一篇」句下接寫「負盡狂名十五年」，合觀之，「平生意」蓋

嗟歎平生志未得伸，徒擁虛名。連詩「且流連」寫私情厚摯，苦相聚短暫，臨別依依。龔詩反用韓信故事，切事切情；連詩借用韓信故事，略嫌牽強。

胸中海嶽夢中飛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三十三）

胸中海嶽落杯間。（連詩：傍市一首寄少眉攝津）

胸中邱壑長盤鬱。（連詩：大觀閣曉望）

「邱壑」與「海嶽」義近。以上皆截取句中上半截，但因下半截不同義，故與原句意境有別。借前人的陳言，以表我的新意，唐人已開此例。庾信「宇文盛臺誌銘」云：「受圖黃石，不無師表之心；學劍白猿，遂得風雲之志。」杜牧之「題李西平宅」，龔取庾文原句而易以新意，云：「受圖黃石老，學劍白猿翁。」語意極其圓潤自然，不類剽竊，潘子真評之曰：「即舊為新（註四）。」山谷云：「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，以有限之才，追無窮之意，雖淵明、少陵不得工也（註五）。」蓋自有詩人以來，道盡天地間麗辭妙語，後學者如欲自造新辭，在所剩有限的文字天地裏，實難於馳騁筆墨。因此，「奪胎換骨」法遂應運而生。所謂「有限之才」，並非指才力不足，而是指今人的文字天地比昔人狹隘，馳騁文才每為所局限。奪胎換骨不失為拓展文字天地之一法。略為改造前人的辭句，產生另一種意境，其文學價值未必與新創齊等，但自有其存在價值。所以摹擬前人，雖雄視詩壇的杜工部亦不能免，後人並未以此為工部病。如工部「薄雲巖際宿，孤月浪中翻」，蓋自庾信的「白雲巖際出，清月波中上」變來（註六）。楊誠齋謂「出上二字勝」（註七）。又杜工部「風塵三尺劍，社稷一戎衣」，蓋自庾信的「永韜三尺劍，長捲一戎衣」變來（註八）。楊誠齋謂杜勝於庾（註九）。然則連劍花取龔禮部句，略加變遷，實不足為病。

（乙）取其句中片語，變造其餘之字，而不改其意。例如：

揮手東華事可哀。（龔詩：送南歸者）

揮手東華事可傷。（連詩：蘆溝橋）

不在魚龍曼衍中。（龔詩：小遊仙詞之六）

倦眼魚龍曼衍中。（連詩：出關別曼君）

按：「不在」「倦眼」兩句皆暗示退出世俗功名競逐場中。連詩稍勝。

某山某水迷姓氏。（龔詩：秋心之三）

某山某水任釣遊。（連詩：城南雜詩之十二）

按：「迷姓氏」「任釣遊」，皆遜隱之意。

新蒲細柳三年大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二十四）

新蒲細柳覆道陰。（連詩：城南雜詩之一）

按：「覆道陰」，謂枝幹高大成陰。兩句同義。

少年擊劍更吹簫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九十六）

狂來擊劍餓吹簫。（連詩：蘇州旅次）

按：少年多狂；「餓吹簫」，謂苦中作樂，亦具狂義。按此詩作於壬

子、癸丑年間，時作者三十五、六歲，尚年輕，故稱狂。兩句義近。

少年攬轡澄清志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一百七）

少年棘矢桑弧志。（連詩：長春道上寄友人）

按：兩句皆有用世之心。

一丘一壑我前導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百五十四）

一坵一壑吾能隱。（連詩：城南雜詩之十六）

按：「丘壑」，遜隱處。「我前導」，猶言我率先遜隱，隱唯恐不深，

不遠。兩句同義。

他年管領風雲色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二百三）

管領風雲百自由。（連詩：幼安、香禪邀飲杏花樓並約曼君同往）

按：兩句皆有叱咤風雲之意。龔詩勝。

萬綠無人嘒一蟬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二百一十一）

萬木嘒寒蟬。（連詩：宿栖霞巖）

按：觀其題意「宿栖霞巖」，知靜無人聲，惟聞蟬嘒。龔詩「無人」

亦無人聲之意。連詩濃縮為五字句，而不易其意。

任邱馬首有箏琶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二百九十九）

寬城馬上有箏琶。（連詩：長春）

按：只改變地名，其本義無別。

斷無隻夢墮天涯。（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三百七）

竟無隻夢墜邯鄲。(連詩：過邯鄲)

按：「斷」與「竟」，昔人以爲虛助字，無義。連氏南人，邯鄲在北陲，然則連氏視邯鄲爲天涯，固宜。此易其詞不改其義之例。

萬千哀樂集今朝。(龔詩：己亥雜詩：九十六)

萬千哀樂及明朝。(連詩：蘇州旅次)

「及」猶「到」。兩句句意只有程度的差異，其基義並無別。龔詩：今朝哀樂叢集，明朝則未必。連詩：今朝哀樂，明朝仍哀樂。

黃山谷云：「不易其意，而造其語，謂之換骨法(註一〇)。」然則上舉各例皆用換骨法。謝榛云：「凡襲古人句，不能翻意新奇，造語簡妙，乃有愧古人矣(註一一)。」換骨法則不能翻新意，而江西詩派奉爲圭臬，後世詩人每不能脫其窠臼，實因其能補材料之不足，其文學藝術價值固不容否認。

(丙)依原式易以新辭，而變其意：

可有攤書閉戶人。(龔詩：己亥雜詩之八十四)

竟有敲書鬥茗人。(連詩：與香禪夜話)

「攤書」，謂自課；「敲書」，謂與人相切磋。一人獨處，謂之「閉戶」；與人促膝品茗，謂之「鬥茗」。兩句形相似而義有別。

論詩論畫復論禪。(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三百九)

聽水聽風還聽月。(連詩：再寄香禪)

錢塘君訪洞庭君。(龔詩：此遊)

大岡山接小岡山。(連詩：城東雜詩)

心藥心靈總心病。(龔詩：又憊心一首)

清尊清話度清宵。(連詩：中秋)

一茶一榻到揚州。(龔詩：過揚州)

江草江花接戍樓。(連詩：稻江冶春詞之七)

卿家滄桑卿命短。(龔詩：己亥雜詩之一百九十六)

春夢迷離春事空。(連詩：葵花)

依前人格式填入詞性相同之字，唐人已開此例，如杜工部的「月明星露，雲逐渡溪風」及「水流行地日，江入度江雲」，皆依陰鏗的「鶯

隨入戶樹，花逐下山風」的格式填入(註一二)。相對位置的詞性齊一，是其特徵。此法與誠齋「用古人句律，而不用其句意(註一三)」之法吻合。「句律」即「句式」。

(丁)整句移入：

六朝粉黛夢中橫。(龔詩：己亥雜詩之百二十二；連詩：過新亭)

書課男兒夜女兒。(龔詩：同前之二百十四；連詩：寄少雲之三)

論詩論畫復論禪。(龔詩：同前之三百九；連詩：再寄香禪)

以上三例皆非集句，恐非偶合，蓋取便前人成句，以達我意。袁簡齋云：「字字古有，語語古無，吐故吸新，其庶幾乎(註一四)。」此是性靈派不襲古人，自寫胸臆的主張。蔣士銓云：「唐宋皆偉人，各成一代詩，變出不得已，運會實迫之。格調苟沿襲，焉用雷同詞(註一五)。」格調且不許沿襲，更無論套用前人成句了。連氏的作法顯然與性靈派抵觸。對於用前人成句，薛雪持較寬的態度：「用前人字句，不可并意用之。語陳而意新，語同而意異，則前人之字句，即吾之字句也(註一六)。」上舉三例句，若就整首詩的意境言之，則與龔氏原詩有異；薛氏的「語同意異」當指整首詩而言。否則，便同「嚼飯餵人」，趣味盡失了(註一七)。

二、受杜工部的影響

黃得時肯定：連雅堂受杜工部的影響甚大。此說可信，第一、黃教授係臺北大儒黃純青之哲嗣，純青與連雅堂同時，彼此是畏友，相知甚稔；黃教授庭聞能詳。第二、連氏十八歲時，割臺禍起，時局多驚，遂「奉諱居家，手寫少陵全集，學詩以述家國淒涼之感」(註一八)。據此，知連氏學詩先從杜工部入手。此是直接受杜工部的影響。第三、是間接受杜工部的影響。龔定庵學杜工部有下列各證：白石山館詩：「虛懷發高論，獨許吾知音。」定庵評之曰：「消滑。」又論「知在見君時，還相許與否」之「許與」二字，則嫌其「弱腐」。又「君看出山雲，崇朝幾浮沈，真山久不動，茲焉庶堪儔」四句，則嫌其「辭語草率」。其論大觀亭遲汪均之兄弟之詩云：「當去其滑處。」又論「曲江劉芙初前輩死耗哭之以詩」，

則曰：「詩之瘠而露筋骨者，終非合作（註一九）。」此皆是杜工部所忌而欲去之者。去滑俗弱腐，是杜工部詩的特色。此特色定庵詩亦有之。程秉鈞「乾嘉三憶詩」之一：「我憶仁和龔禮部，盱衡六合逞詞鋒；」江標「題定庵詩」有句云：「不從俗熟矜奇句」（註二〇）：此與杜工部的「語不驚人死不休，」（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）同一蹊徑，同一風格。由此可以見出龔禮部學杜工部的消息，亦由此可以斷定黃教授所說「連雅堂受杜工部的影響甚大」為可信。龔既學杜，連又學龔，故杜於連為間接影響，但間接影響多於直接影響。影響較多的是句式，其實例略見於另文「鍊句舉隅」中的「錯亂句」與「詰屈句」各例，此不贅。

三、其他、結語

李漁叔評連劍花遊江南諸作，「有江南煙水氣」；出關以後詩則又「秀倩中別具莽蒼之氣；江山之助多矣（註二一）」。地理對文學的影響實不容置疑。龔定庵云「土厚水深詞氣重」（註二二）；又云「浙東雖秀太清孱，北地雄奇或犷頑」（註二三）；郭紹虞更具體的指出：「南北文學之不同，地域關係是因素之一」（註二四）。連氏徧遊大陸名山巨川，登居庸關，出山海關，盤桓長春、吉林、瀋陽間，辦報於廈門，移家杭州、上海，宜其詩有江南煙水氣，有塞北關外莽蒼氣。其詩直承龔禮部，遠紹杜工部；龔為南人，杜係北人；然則連氏之詩蓋合南北於一爐而冶之，而後渡海，在三臺獨標一幟（註二五）。

有人認為：論文學作品，確指其學於某家，出自某派，未免失之拘泥牽強（註二六）。鍾嶸指陶淵明出自應璩（註二七），葉夢得斥之為非（註二八）。然章學誠則頗推崇鍾氏：「詩品從六藝溯流別也，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，則可以探源經籍，而進窺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也（註二九）。」竊謂：詩合神理貌而後為詩；作詩學於某家，日日學之，積久未有不受其影響者，或肖其全體，或得其一體，或逼真，或近似。宋以後詩人，欲與古人絕無干繫，殆未之有（註三〇），但學古人，必須有我的個性活現在作品中，否則便是優孟衣冠，絕無藝術價值可言。連劍花雖學龔禮部，但作品中所展現的忠純豪放的個性鮮活可見，與龔禮部的嶽奇雋巧的個性

有別。有個性，神貌自在其中；有我的個性，自有我的神貌。故詩中有我，學古無妨；詩中無我，作詩何為？

註釋

- 註一：錄自李漁叔「三臺詩傳」卷二，頁四十三。
- 註二：此法與「詩家用古人語，而不用其意」（誠齋詩話頁四）相近。誠齋謂此法最妙。
- 註三：見楊萬里「誠齋詩話」頁四引。
- 註四：見「詩人玉屑」卷八，頁百八十五，「即舊為新」條引潘子真詩話。
- 註五：見同註四，頁百九十，「奪胎換骨」總說條。
- 註六：均錄自「誠齋詩話」頁一。
- 註七：同右。
- 註八：同右。
- 註九：同右。
- 註一〇：見同註五引冷齋夜話。
- 註一一：見謝榛「四溟詩話」卷三，頁二。
- 註一二：據「誠齋詩話」頁一。
- 註一三：語見註三，頁九。
- 註一四：錄自袁枚「續詩品」頁三「著我」條。
- 註一五：見蔣士銓「忠雅堂詩集」卷十三：「辯詩」。
- 註一六：錄自薛雪「一瓢詩話」頁七。
- 註一七：見同註十六。
- 註一八：見「連雅堂先生年譜初稿」乙未年，頁百九十。鄭喜夫編撰。
- 註一九：以上所引五例，皆見龔自珍全集第八輯「語錄」，頁四百三十四、六。
- 註二〇：以上所引二例，均見同註十九「附錄」，頁六百三十八、九。
- 註二一：以上引語均見同註一，頁四十一。
- 註二二：見同註十九，第十輯：「己亥雜詩」，頁五百十二。

註三：見同註二十二，頁五百二十四。

註四：見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上卷第四篇第三章：「北朝之文學批評」。

註五：林文訪（熊祥）稱：臺灣當日據時中，臺灣詩人之巨擘有三人焉：曰胡南溟、曰連雅堂、曰林南強。見「三臺詩傳」卷二，頁四十一。

註六：見同註二十四，上卷第四篇第二章：「南朝之文學批評」。頁百六十一。

註七：鍾嶸「詩品」卷中：「宋徵士陶潛，其源出於應璩。」

註八：葉少蘊「石林詩話」卷下頁七：「梁鍾嶸作詩品，皆云某人出於

某人……然論陶淵明，乃以為出於應璩。此語不知其所據。應璩詩不多見，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，所謂「下流不可處，君子慎厥初」者，與陶詩了不相類。」

註九：見章學誠「文史通義」：「詩話」條。章氏甚至以鍾嶸「詩品」與「文心雕龍」並埒：「詩品之於論詩，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，皆專門名家，勒為成書之初祖也。文心體大而慮周，詩品思深而意遠……」

註一〇：「誠齋詩話」頁一：「句有偶似古人者，亦有述之者。」按：「述之」，即「學之」之意。

人人文庫特七二四

連雅堂詩鈔

陳香編註
定價 四五元

連雅堂詩，鏗鏘磅礴，極富民族精神，本書所選鈔，乃「劍花室詩集」及「台灣詩乘」中最精粹部分，值得反覆吟誦，並傳之久遠。書前略傳可助瞭解連氏之高潔人格與卓越成就，書後詩評，可供欣賞、體認其詩格與詩風。

人人文庫特七二六

兩性差異心理學

朱敬先
定價 四五元

時代雖然進步，「重男輕女」的想法仍然存在，本書根據心理學上各項研究結果，從能力、人格、成就三方面列論，探討兩性差異的事實，然後分析其差異原因，以求建立正確價值觀念。除精確的圖表外，書末另有中、英文參考資料，以利研討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